

# 刘楚昕：

## 每一部小说都是一个盲盒

□ 本报全媒体记者 谢龙龙 任 为

2025年，长篇小说《泥潭》获得第二届漓江文学奖虚构类奖项。这部以辛亥革命前后为历史背景的作品，凭借厚重的历史书写与冷静而深刻的叙事视角，引发读者的关注与讨论。而他本人也因在颁奖时发表关于爱情、梦想、人生等真挚动人的感言走红网络。3月7日，刘楚昕携《泥潭》来到南昌，与读者展开面对面交流。

### 读者是文学的希望

《泥潭》是刘楚昕的首部作品，通过旗人恒丰、革命党人关仲卿、神父马修德等多重人物视角，书写社会剧烈转型时期个体命运的迷惘与挣扎，上市之初销量迅速突破40万册。然而，在聚光灯照到他身上之前，刘楚昕经历了长达十年的退稿与沉潜。面对突然的爆火，他坦言从未想过第一部小说出版之后会受到这么大的关注，也从未想过自己成为一个“大作家”。

“严肃文学的市场不是很好，作品的热销为传统出版行业带来了一丝温暖，读者的每一次购书都是对一个新人作家的支持。读者才是文学的希望。”刘楚昕首先感谢读者的包容和支持。他也承认，如果自己没有因短视频走红，书的销量也不会这么高。虽然有些文学批评家认为他是营销炒作，刘楚昕无力辩驳，但他认为，一些年轻读者因为他去买书看书，某种程度上也为全民阅读出了一份力。“其实一开始写作的心态就是哪怕卖不了很多书，甚至没什么读者，我也是可以接受的，只要书能出版，给年少时的梦想画一个句号就可以了，后来的事有些意外。”

写作梦在刘楚昕很小的时候就萌发了。刘楚昕记得20世纪90年代末他所在的小区只有两个家庭有电脑，娱乐活动只有看书或看电视，刘楚昕无聊的时候就去看名著。“感到很有意思、很幸福。当时觉得这些作者虽然不在人世了，但是他们的书流传下来了，精神一直都在，好像获得了‘永生’，跳出了死亡的结局，我非常羡慕他们。”刘楚昕说，自己为了“永生”坚持着这个梦想。20多年来面对一次次拒绝与挫折，他始终保持对文学的耐心与信念，将时间沉淀为创作的力量。正如他在漓江文学奖上发表的获奖感言：“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

“从20多岁开始投稿，投到34岁，一直被拒，拒了十多年，最后终于有一天实现梦想。”《泥潭》是刘楚昕写作困境的隐喻，《泥潭》也是他与自己和解的尝试。从2013年开始构思《泥潭》，2016年完成初稿，到2024年定稿，刘楚昕认为在这部作品上“浪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他先是花了大量的时间收集资料，幻想着写一部宏大的作品，后来又花了大量时间进行修改，自己跟自己较劲。



初稿50万字的内容有很多东西刘楚昕无法驾驭，这在他的生活经验以及收集的资料之外。

相较于已有的历史成果，小说要呈现什么？对于生活在辛亥革命年代的作家，他们已经创作了大量关于那个年代的作品，自己怎样去超越他们？“如果没有突破的话，那么我这个故事就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刘楚昕说。有一天，他突然领悟到，人在面对死亡、虚无、荒诞，以及这个世界展现出来的迷茫困惑时，无论是一百年前、一千年前的人，还是一万年前的人，感觉是相似和共通的。

在找到了呈现人物的精神困境这一方向后，他对小说进行了大幅修改和重写，采用群像叙事结构，以及意识流、闪回、复调等写作手法。他说：“未必每个人都会喜欢这样的写作技巧，阅读起来也许有些困难，但是我希望读者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我一个机会。”

### 哲学为写作打开角度

提及《泥潭》的内核，刘楚昕不止一次引入“存在主义”这个概念。作为一种深刻影响人类现代文明的哲学思潮，它关注人之存在本身及其意义，强调人通过自由选择去塑造自我，同时承担相应的后果，这也是理解《泥潭》的关键。

“在清末，面对革命和社会动荡，那时的人们经历着变故和死亡等困境，都难逃挫折后的痛苦迷茫、选择中的自我怀疑，是否感觉到了一种虚无？”刘楚昕举例说，小说第一部分主人公在清朝灭亡、父亲自戕后，陷入了对生活的怀疑，命运的捉弄让他站在了时代的对立面，而他一直逃避做出选择，或者说逃避就是一种选择。第二部分主人公在积极选择中陷入虚无，最终在良知指引下寻回本心，这正是对“人要为自身选择承

▲《泥潭》刘楚昕著 漓江出版社

担后果”的文学诠释。作为哲学专业出身的写作者，刘楚昕将存在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良知理念融入《泥潭》，赋予作品深沉的生存观照。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与一百多年前那个激荡的时代一样，人同样面临各种不确定性，要做出各种价值判断和选择。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刘楚昕抛出了“良知”二字。他说《孟子》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来说明人应该以什么标准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有一个人看见小孩爬在井边将要掉下去，必然会生出惊惧惻隐之心，这是人的善良本性使然。”此外，他还在创作手法和主题表达上借鉴了庄周梦蝶这一典故，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给予他写作的滋养。

从本科到博士，长达十余年的哲学研习，让他的文字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和对真善美的讴歌。哲学与文学各自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哲学只是我谋生的手段，读博不仅让我有充足的时间阅读、写作，将来也可以进大学教书，是我成为作家的备选方案。我的导师曾说，你读博动机不纯、你一心二用、你小心捡了芝麻丢了

西瓜……”刘楚昕笑着说。“没有学习哲学，我的小说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本科的时候我有机会转到中文系，我没有转去，因为我觉得哲学对打开写作角度是有帮助的。”刘楚昕坦言。因此，无论是扉页上康德式的寄语，还是正文里加缪式的开头，抑或是对庄子思想的借鉴，刘楚昕的专业素养，还是正文里加缪式的开头，抑或是对庄子思想的借鉴，刘楚昕的专业素养，丰富了作品的筋骨和灵魂。

### 下一部作品想写两个“失败者”

黏稠如泥潭的历史，裹挟着芸芸众生，小说在多头并进的叙事中，将人的困境一一道出，有人完成了精神救赎，有人撕开了命运缺口，更多人颠沛流离于生死两难的陌路。被问及小说想传达什么，刘楚昕保持了沉默，他担忧自己的回答会变成标准答案，而读者面对一个文本的解读是客观的、自由的。

“我的话也许不能精准传达，需要读者从书中感受，每一部小说都是一个盲盒。”刘楚昕说。

曾经面对巨大网络热度，他接受采访说，必须写出更高水平的作品，才能对得起流量。但是写得出来吗？他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他说：“写不出来，就没有意义了吗？就像爬山一样，不一定非要爬到山顶，风景才最好，半山腰，哪怕山脚，可能你爬到某个中途某个停下来，你觉得这里风景真不错，就停下来了。其实大多数写作都是这样一个状态。”

也许是哲学博士的背景，刘楚昕想要继续探索和书写“人存在的困境”这一带有哲学意味的命题，这也将延续到他的下一部作品中。“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遇到一些困惑，而文学是疗愈精神的良药，尤其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人，面对时代更迭，往往会感到迷茫。”刘楚昕说。

他心中的文学是能够抵达人心，帮助读者于泥潭中脱困。作为年轻作家，刘楚昕始终关注当下。他透露，下一部作品将于今年6月动笔，目光瞄准社会转型中的年轻人，以“两个失败者”为主题，一个是农村出身的人适应不了城市快节奏和高强度的生活；另一个是城市出生的人厌恶城市生活，想要回到幻想中的乡土田园生活，到了乡村之后幻想破灭。刘楚昕想通过刻画两个“失败者”来反映当今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碰撞，探讨城市与农村、理性与野性、现代与传统的关系。

“我们80后、90后就生活在两个时代，当一些传统价值观未融入现代社会，有些人会产生精神上的困扰，我想试着解答一些年轻人的困惑。”刘楚昕畅想着自己的文学未来。



## 在对话中 赞颂生命

□ 吴 歆

范剑鸣的《天马歌》在现实与历史的对话中，将清末维新派成员陈炽的一生铺展开来，以诗意之光，烛照前行之路。本书不仅传播了陈炽的思想，再现了陈炽的人生，也为在变革洪流中不断求索的知识分子谱写了一曲生命悲歌。

《天马歌》长达38万字，以陈炽为中心，辐射至各色人物的人生之中，将陈炽的一生往事，不论是风起云涌的命运沉浮、肝肠寸断的生离死别，还是时代洪流中的人生悲欢都刻画得入木三分。

全书分为《写给晚清的信》《晚清的舞台》《失踪的酒杯》《天马山庄考》四个部分。特别是第二部分《晚清的舞台》，围绕陈炽一生中的各个重要节点展开叙述。陈炽早早获取了功名，娶妻生子，探望父母，建造天马山庄，留乡著书，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当民族面临危难之际，他理性爱国，认真学习西方文化，试图寻找救亡图存的一线生机。他游历各地，著书翻译，组织强学会，积极建言献策，展现出鲜明的民族精神。陈炽的形象是丰满的，身上有无限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当作者把一层层面纱揭开时，伴随着的是在时代变革中、物质的困境和精神幻灭中生命的沉寂。千帆过尽，陈炽像烟火般消逝在空中，但那流光却照亮了整片大地。

作者在借“陈金”之名将陈炽著书立传。在这个过程中，他与陈炽一直保持着客观的对话，显示出鲜明的主体意识。他试图深入到陈炽的内心深处，体验陈炽的生命状态。其书名《天马歌》是对刘彻和李白同名诗歌的双重引用，是美好理想与无奈现实的交互。作者将其转化为内心的审美经验，外化到作品之中，实现了审美融合与诗性表达。此外，出现在文本中的两个符号——舞台和秦香杯，同样也潜藏着一种内在的互文性。如果说舞台代表的是理性的人生，那么秦香杯代表的则是感性的人生，陈炽的一生就在理性和感性的交互中变得绚烂。

毫无疑问，作者已然把陈炽当成一个精神镜像，试图通过对陈炽生命历程的展示，探求尘世间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为了能够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陈炽的精神世界，作者一直保持着一种历史的在场感，他对时代的背景进行描绘，对生活中的细节进行渲染，对心灵的深处进行探寻。在作者主体意识的参与下，一切都紧紧扣着时代的脉搏，历史风云变幻似乎就在眼前，情感上的共鸣顿时涌上心头。在小说中，陈炽的人生历程与精神价值的建构，都被作者和盘托出。

小说中，如若说陈炽致力于实现人生追求的过程为主线，他的情感经历则是一条重要的副线。因此，在史料的基础上，作者进行了充分的艺术渲染，将陈炽一生的感情生活展现了出来。18岁回乡后，偶然的机遇遇见了歌者芙蕖小姐，情愫涌动，但无果而终。后来又与刘氏、廖玉、史小姐等人存在着情感纠葛。这些情感和现实的交织，使得陈炽的形象更为复杂立体，小说的艺术性也得以大大增加。

作为一部具有传记性质的长篇小说，在讲述陈炽人生的过程中，作者穿插了很多关于陈炽作品的详细论述，试图从陈炽的语言文字中探寻其思想的足迹。这不仅填补了史料的空缺，还给读者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审美想象空间，使人们感受到了生命的活力。陈炽的文化心态是矛盾的，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他饱受家庭的熏陶，认为科举是唯一的出路。在他的身上还存在着深厚的封建伦理纲常观念，他赞赏殉夫守节之行为，他孝顺父母，爱护弟弟，心里有家。后来，陈炽的思想逐渐向西学转变，心态也逐渐变得开放，《庸书》和《续富国策》的成书就是例证。他对社会现实感到激愤，对历史的发展充满忧虑，主张效仿西方进行改革。在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下，他完成了诗性文化的传达，也实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阐释。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完成现代性的价值建构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作者来说，为陈炽立传是表达自己的窗口。在价值判断和性格情感的加持下，他和陈炽之间似乎潜藏着某种一致性，其中有认同，有理解，也有共鸣。当然，站在时代的高度去挖掘陈炽思想中所体现出的当代价值，亦是他的追求。因此，小说为我们再现了陈炽的真实传奇故事，还分析了陈炽的思想对当代的启迪。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天马歌》不仅为我们展现了在时代洪流中奋勇向前的陈炽形象，也立体多维地对历史进行了反思，隐性地表达了对当今社会下人们精神追求的思考。



▲《天马歌》范剑鸣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十年灯下一杯酒

□ 陈杰敏

梅曙平的长篇小说《桃李春风》以文为肉，以史为骨，聚焦了江西诗派开派人、一代书法宗师黄庭坚的毕生，全景式展现了自北宋仁宗庆历年到徽宗崇宁年横跨一个甲子的历史动态。小说不囿于在浩如烟海的史料文献中搜罗爬梳，而是在辩证地深度解读中，刻画了一个血肉丰满、德才兼备的大儒形象。

小说自宁童话开篇，以昔人黄鹤收斂，十八个章节里依次提炼了三甲进士、鸾凤和鸣、熙宁之变、鸿儒学官、主政太和（今江西泰和）、京官太史、贬谪蜀中、流离江汉、羁縻宜州等传主的重大人生节点，在合理想象的天空纵马驰骋，于历史大背景里，补足了黄庭坚的人生行迹与心路历程。对黄庭坚家道中落的细致描述，全方位追述了其家乡双井村的人文渊源；通过黄庭坚初登仕途，受命为叶县县尉，阐明了其对王安石农田水利法的态度；借助黄庭坚赴任吉州太和知县，凸现其对青苗法弊端的深刻见解。在移监德州德平镇一系列历史事件中，黄庭坚遍察民情，认为德平镇小民穷，不宜实行市易法，且不

职位低微，与德州通判赵挺之和酒税提举杨景芬公开对抗。小说以黄庭坚屡次受命、赴任、到任为线索，展现了其充满波折的政治生涯，凝练出他的政治态度。黄庭坚的政治抱负还体现在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和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上。他认为，儒家思想是治国理政的根基，唯有正本清源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故此即便多次被贬谪至偏僻之地，黄庭坚也积极地参与地方事务，关心民疾民瘼。

这部长篇小说采取多声部复调的手法来塑造人物，两条叙事主线或明或暗地交替进行，在描画黄庭坚生平轨迹的同时，亦讲述了他的心灵故事。其中，阐述黄庭坚练诗习书的过程，围绕的是“文章憎命达”“人与书俱老”两大主题。在一个个历史事件镶嵌的故事里，黄庭坚的诗、书始终嵌套在一起。作者将黄庭坚书法精进的历程分作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前期黄庭坚在秘书省任职，遇见亦师亦友的苏轼，时学苏字，始有书名；苏黄结交前后十来年，相互间的影响深入骨髓。第二阶段，黄庭坚被贬至黔州，意欲自新，摆脱苏字



▲《桃李春风》梅曙平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缠绕。这当中，《青衣江题名卷》墨帖是个起点，是为其摆脱“随人作计”的开山之作。第三阶段，黄庭坚迁居戎州。他深信“自成一家始逼真”，并推而广之，延伸到诗书文章。其枢要是：多取古书细细研看，令人神，乃到妙处。力矫唐

人尚法以来的因循守旧，唤回推陈出新的精神。在探寻诗书神韵的过程中，力求笔底清瘦雅脱，寄托深远，显现自家之气象。小说通过主角之口，释放了一个学书法则：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在诗书上，小说突出黄庭坚倔强中见姿态见风骨，显现出一个桀骜不驯、不停地捣弄自己诗风的大宗师。对生命与诗、书终极意义的追求，使得黄庭坚在几十年的颠沛流离中，没有沉沦，没有失去自我，兀自以动人歌吟面朝天感伤且温馨喟叹。这才是该书所刻画的黄庭坚真面目：为人看似疏通乐易，实则其中所守，毅然不可夺。明面上疏通爽朗，易于相处，骨子里却孤傲、坚韧，凡事求新求异，不喜与人同。这般的性格，为山谷赢得许多朋友与追随者，江西诗派发轫于此不无关系。

本书在章节转折处，往往以历史大事件开篇，众多历史事件荟萃在四十万字的篇幅里。小说几乎把黄庭坚的家人、师友、同僚写了个遍，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王安石、秦观、张耒、晁补之、李常、孙觉等个个形象饱满生动，故事跌宕起伏、极具张力。